

· 葡萄牙文化丛书 ·

葡萄牙历史

【葡】A.H.德·奥里维拉·马尔格斯 著
李均报 译



FUNDAÇÃO
ORIENTE

K522
M042

葡萄牙历史

【葡】A.H.德·奥里维拉·马尔格斯 著
李均报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葡萄牙历史/(葡)马尔格斯(Marques, A. H. D. O)著;
李均报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4
(葡萄牙文化丛书)
书名原文: Historia De Portugal
ISBN 7-5059-2235-1

I. 葡… II. ①马… ②李… III. 葡萄牙-历史 IV. K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709 号

书 名	葡萄牙文化丛书 葡萄牙历史
作 者	A. H. 德·奥里维拉·马尔格斯著 李均报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鄢晓霞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33 千字
印 张	5.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2235—1/I·1606
定 价	11.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绪论——起源	(1)
1. 葡萄牙的形成	(16)
2. 封建时代	(28)
3. 扩张的起源	(38)
4. 文艺复兴的国家	(48)
5. 帝国的兴起	(59)
6. 鼎盛和衰落	(69)
7. 三维帝国	(83)
8. 专制制度和开明的独裁主义	(95)
9. 巴西	(107)
10. 君主立宪制制度	(117)
11. 非洲	(135)
12. 第一共和国	(146)
13. 新国家	(158)
14. 二十世纪的海外地区	(174)

绪论——起源

历史上，很早就有人来到伊比利亚半岛。根据岛上现存的大量文化遗迹，可以把人类在该半岛上的存在追溯到大约一百万年之前。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即现今葡萄牙，星罗棋布着各个时代的考古中心。

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出现早期的青铜文化，证明同一类型的人，即长头形人的大量生存。这种人中等身材，肤色可能是黝黑色，他们和少数中等头形的人杂居在一起。所谓铁器时代，就是第一批印欧语系人来到伊比利亚半岛的时代：随后，凯尔特人和伊比利亚半岛人，以及高度文明的航海民族，如腓尼基人（公元前 1000 年）和希腊人接踵而来。这些民族对未来葡萄牙人种族结构的贡献，可讲的不多。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无论凯尔特人和伊比利亚人，还是腓尼基人和希腊人，都是类似的。都突出了地中海人的特点。后来，卡塔戈人、罗马人和伊斯兰教徒入侵伊比利亚半岛，部分地或者全部地占领半岛。在人类学方面，他们也类似，同样突出了地中海人的特点。今天的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反映出所有这些人的长相，是因为所有这些人在其基本的人种特征上都类似，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少或者没有人与土著人融为一体。

无论是腓尼基人的移民，还是希腊人的移民，都很少到达今日葡萄牙的北部。虽然他们在南部的影响颇大，但也不过局

限在沿海一带。

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一世纪，罗马人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在西部地区遇到各种土著人，他们将其分类，作出标记。这些土著人中，最突出的是加利西亚人和卢济坦尼亚人。只有这两个民族才过着定居的生活，有自己的行政机构。

但是，所有土著人的语言对葡萄牙语的产生和演变，影响甚微，或者毫无影响。当时是土著人学习拉丁语，而不是罗马人学习地方的土语。在加利西亚，曾驻扎过两支罗马军团。虽然时间短暂，但是这些罗马军团士兵以方言形式讲拉丁语，可能决定了或者影响到加利西亚—葡萄牙语的诞生。但是，不应该把原始的中世纪葡萄牙语仅仅与加利西亚—葡萄牙语联系在一起，在卢济坦尼亚口头讲的各种方言同样重要。当时，在卢济坦尼亚有许多意大利侨民，居住在南部正在兴起的中心。他们对南部的“葡萄牙语”的产生，影响可能十分突出。

无论是斯维汇人，还是西哥特人，对西班牙半岛上的各种语言均无深刻的影响，有影响的仅仅是阿拉伯人。八世纪初，阿拉伯人来到伊比利亚半岛，给葡萄牙语带来了重要的第二种或者最后一种成份。大约有 600 个单词，其中多数是些名词，由阿拉伯语转入葡萄牙语。但是，穆斯林占领持久的地区，只是在“葡萄牙”的中部和南部，也就是在那些从未讲过加利西亚—葡萄牙语的地区。卢济坦尼亚语，即我们今天可以叫做是混居在摩尔人中间的西班牙人的语言，单独地发展演变。今天，我们对它的特征知之甚少。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语言有其独特的个性。

十一和十二世纪，基督教的军队首先越过蒙德戈河，接着渡过特茹河。于是，加利西亚—葡萄牙语和“卢济坦尼亚混居在摩尔人中间的西班牙人的语言”便开始直接和经常地接触，这

样就产生了“葡萄牙语”。

葡萄牙的国界从十三世纪开始形成。它既不是对穆斯林进行光复战争风险的简单的产物，亦非对基督教邻国进行军事冒险的意外结局。葡萄牙边界的起源及其一贯的特征，应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主要从罗马和穆斯林人的行政管理制度，以及基督教教会的布局中去寻根溯源。

公元前一世纪，阿乌古斯多进行行政改革，把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划分成卢济坦尼亚和巴艾堤加两个省，中间大致以瓜迪亚纳河为界。卢济坦尼亚的省会设在艾麦里塔市。后来这个省肢解，在杜罗河北部分裂出一个地区，即加利西亚，并入塔拉科内西斯省。

为了司法的目的，每个省又划分成若干更小的行政区，叫做修道院。卢济坦尼亚省下辖帕塞西斯、斯卡拉比塔努斯和艾麦里特西斯三个修道院。前两个修道院以特茹河为界，第三个修道院的边界，可能是在部落间传统分界线的基础上，人为形成的。卢济坦尼亚东北部和塔拉科内西斯省之间的边界，也是人为划定的。但是，它的基础同样是土著人的分界线。塔拉科内西斯省辖有大量的修道院，仅西北部就有布拉卡列西斯、卢塞西斯和阿斯图里塞西斯三个修道院。

在这些详细的叙述中，应当突出的有两点：杜罗河把“葡萄牙”分成南北两个部分；相连的三个修道院（布拉卡列西斯修道院、斯卡拉比塔努斯修道院和帕塞西斯修道院）的面积与当今葡萄牙的领土十分相近。

每个省内有市中心、城市辖区、移民区、专区和城市，以及以贫民或小当差而闻名的农村。星转斗移，这些地区之间的政治和行政地位的区分逐渐消失，作为统称，城市压倒其他名称，占据优势。

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崛起数座城市。在这几座城市内，基督教十分活跃，它实质上是城市性的宗教。罗马时代末期，大部分城市是主教的府邸和宗教区的首府，即习惯上称的主教区。一般而论，每个省内只有一位主教居住在宗教首府，享有某些优越于其他主教的特权。这就是大家所称的大主教，其职权相当于省级世俗的官吏。卢济坦尼亚的大主教居住在艾麦里塔市，加利西亚的大主教居住在布拉卡拉市。

斯维汇人和西哥特人没有带来巨大的变化。为了行政管理 and 政治的目的，城市以及郊区，逐渐代替了修道院和省。这说明初级的政治单位和地方的事务日益显得重要。就实际目的而论，省（因为它的首领是公爵，有时叫做公爵领地）已失去其实际意义。随着省的权力削弱，就使修道院成为唯一的现实，这并不是因为它在司法或行政管理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而是因为凌驾于它的主教机构规定并保证了这种作用。

但是，修道院也一步一步走向消亡。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扩大，在同一个修道院范围内，日益形成众多的新主教区，而这些主教区本身逐渐演变成居于城市和地区之上的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倘若就边界而言，修道院尚且存在，这是因为教会的主教区设在修道院的领域内，而且是以它为界线的缘故。但是，在每个修道院内，沿着每个主教区从此建立了一些新地区。土得和澳里恩泽两个主教区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两个区包括里马河和布拉卡列恩西斯修道院北部边界之间的辽阔地域。土得主教区的一部分后来变成“葡萄牙主教区”。斯卡拉比塔努斯修道院中部偏东的艾任塔尼亚主教区，似乎属艾麦里特西斯修道院，后来它并入新形成的国家。

阿拉伯人占领后，他们尊重并在各个地区保留原有的行政管理单位，更改的只不过是些名称而已。阿拉伯人建立酋长国，

每个酋长国相当于一个省或者数个省的联合。酋长国下设郡，或县，与原先的修道院或宗教的主教区吻合一致。每个郡划分成更小的行政单位——村庄或居民点。鉴于军事方面的原因，阿拉伯人在边境地区也纷纷设立县或乡镇，下辖数个村庄，对行政和军事的权力实行统一和强有力的领导。

“光复”开始后，基督教教团逐步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整个西部地区，对于边界和有些几乎有上千年历史的行政传统，未做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历代国王、贵族、主教和平民，把这种历史状况铭记在心头，是不足为奇的。

罗马人在实行集中管理、向各个土著人部落传播文化和施行绥靖政策的同时，修建广阔的公路网络；连接当时极端或比较偏僻的地区，使省与省、修道院与修道院之间的交通变得通畅便利。在这些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中，有两点应加以突出：一是有两个发达的地区存在，一个位于杜罗河的北岸，另一个在特茹河流域以南（包括该河的北岸）；二是公路把南部和北部连成一体，使这两个地区接触非常方便。

四世纪之后，罗马人修筑的交通网络，可能还在向四面八方延伸。西哥特人和穆斯林人统治时期，凡是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城市，如省会、修道院的总部、村庄、司法单位、主教城、市中心和较小的村镇，都座落在罗马人修筑的公路西侧。穆斯林统治时期，公路网络保持原样，或者说只有微小的改善，特别是南部，新修筑了几条公路。



葡萄牙作为伊比利亚半岛西部一个单独国家形成前，在它未来的一部分领土上，出现了其他一些政治单位，而且存在过

一段时间。关于这些国家对葡萄牙诞生以及它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影响，已有大量的著述。在如此遥远的过去，除了寻根溯源之外，似乎有其他作为，而且连这些根源也是非常不充分的。

五世纪初，许多民族入侵西班牙半岛，其中斯维汇人是起主要作用者之一。早在 411 年，斯维汇人已从陆地或海上来到遥远的西班牙半岛的西北部，定居在加利西亚，逐渐兴起一个强盛的王国。大约在 419 年，斯维汇人摆脱阿拉诺人和汪达尔的控制，单独留在农村，与土著人瓜分加利西亚。因为斯维汇人数量寥寥，在该地区留下的痕迹微小。五世纪中叶，斯维汇人开始对加利西亚、卢济坦尼亚、巴艾蒂卡和卡尔塔任奈西斯的一部分进行统治。随后，斯维汇人的权势衰落，无论是作为西哥特人的纳贡者，还是作为完全自治的政权，斯维汇的君主都保持一条把加利西亚和维塞奥、科尼布利加两个卢济坦尼亚主教区（后来这两个主教区变成四个）包括在内的边界线。斯维汇人原本是些异教徒，在天主教和阿里乌斯教派之间踌躇一段时间后，决定皈依天主教，因此激起西哥特的阿里乌斯教徒的强烈反对。576 年左右，开始掀起反对斯维汇人的运动，结果在 585 年他们的王国被并入哥特人的国家。

有必要着重指出的，是斯维汇人的教会组织，因为它对未来的葡萄牙有实际意义。六世纪，有两个大主教中心，恰恰与斯维汇人的两座主要城市，即布拉卡拉和卢库斯一致。这两个城市都有一定数量的从属主教区。布拉卡拉市管辖杜米澳、波尔图卡来、拉麦贡、维塞奥、科尼布利加和艾任塔尼亚等主教区，与卢库斯市以里马河为界。在这些城市中有趣的是拉麦贡、维塞奥、科尼布利加和艾任塔尼亚等主教区。它们原先隶属艾麦里塔（卢济坦尼亚）大主教省，为了建立新的政治单位，划归布拉卡拉市（加利西亚）这种归属关系维持到 660 年。过了

很长时间，到了“光复”时期，在葡萄牙国王的支持下，布拉卡的主教提及此事，目的在于要求继承斯维汇人的教会遗产，并统一里马河和特茹河流域之间的整片领土。

711年，穆斯林怀着占领目的，在西班牙半岛登陆。两年之后，整个西班牙半岛实际上处于被征服的地位。但是，基督教“光复”战争的火焰迅速燃起，从阿斯图里亚斯这片小小的土地，蔓延到杜罗河流域以南的广袤地区。阿斯图里亚斯的国王阿丰索一世所向披靡，不仅在整個加利西亚境内节节胜利，而且胜利的凯歌响彻卢济坦尼亚，甚至到维塞澳（维塞乌）。在这一百余年内，虽然加利西亚的大部分土地没有变成厮杀的战场，至少也成了个疆界线不稳定和十分混乱的地区，许多座城市被炮火焚毁，显得地区贫穷，人烟稀少，主教纷纷逃到国王居住的附近长期藏身。加利西亚的南部，即米纽河与杜罗河之间的广大地区，遭受战争的创伤尤为深重。

从九世纪中叶开始，景况有所好转，人们普遍认为是重新组建家园和移民的大好时机。但是，穆斯林卷土重来，造成新的破坏和混乱，基督教徒花费七十余年时间才重新回到蒙德戈河边。杜麦（从前的杜米澳）一直未收复，被并入布拉卡；伊达尼亚划归瓜尔达，到1199年才往该地区派遣新的主教。

为了管理的目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或者叫做后来闻名的莱昂王国）划分成许多大的单位，称为地区，有时也称之为省，政权由伯爵，有时亦称公爵执掌。因此，罗马人和日尔曼人的古老传统得以继续和发扬。还有一些伯爵掌管着更小的单位。人们也把这些单位叫做土地或地区。

历史上，鉴于国王的遗嘱或由于内部的分歧，时而使加利西亚“独立”。从926年到930年，加利西亚曾被分割成两块，南部给拉米洛·澳尔多内斯。这样，在继承他父亲所有的领地

之前，他就当上“葡萄牙的国王”。但是，历史上这短暂的分割时期毫无意义。在大多数封建国家里，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分裂通常不会达到任何长期自治的目的，地方上为了独立而花费的力量也是徒劳的。

九世纪末叶，位于里马河以南和杜罗河以北的地区经过彻底整顿，人们普遍认为，它十分重要，不能和加利西亚的其他土地保持统一，因此从加利西亚分出，交由一位总督（公爵）管辖。这个新的政治单位的领导机关设在波尔图卡莱（波尔图），波尔图卡莱就逐渐成为这个单位的名称。938年，这个葡萄牙单词的广义运用第一次出现。波尔图卡莱——在实际讲的方言中为葡萄牙一的领土除此以外划分成许多小块的伯爵领地，同样称为土地或地区。驰名的公爵领地界线亦始于贡萨洛·孟德斯。在他之后，有五到六位总督保持着葡萄牙的统一，把它作为同一家族内的道地领地，一直维持到十一世纪中叶。

在杜罗河以南，被占领的土地组成另外一个省，叫做科英布拉，逻辑上继续旧的行政管理传统。但是，似乎在科英布拉的领土上从未有过统治权力世袭，尽管同一家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这种权力。

因此，在将近两百年的时期内，整个葡萄牙北部或者其大部分地域，由同一家族保持着统一。在这片土地上有简陋的政府、议会和一些共同的事务。统一的首要原则在这里得以实现。在封建时代，这种统一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罗马人或西哥特人的行政管理传统，因为它体现出自治的原则，面对莱昂王国，第一次长期确定了自己的政治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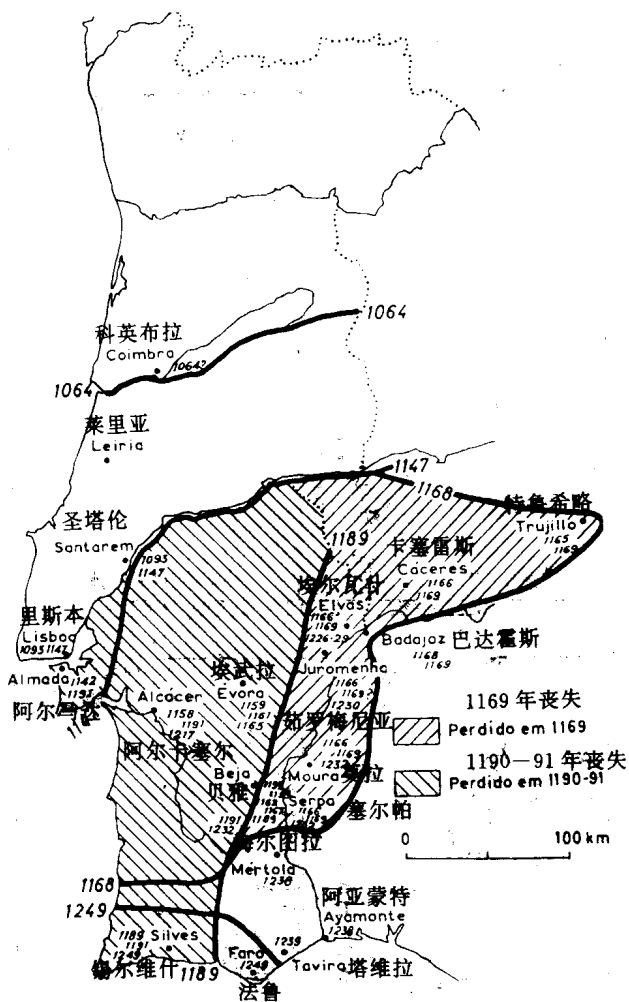
十一世纪，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王朝倒台。在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半岛，纷纷成立许多名为塔伊发的小王国。1012至1094年，在安达卢斯的阿尔加尔维境内就有六个这样的王国诞生和消亡，它们是瓦尔巴（韦尔瓦）、马尔土拉（麦尔多拉）、圣马丽亚（法鲁）、巴雅（贝雅）、西尔波（西尔维斯）、巴塔尔亚乌斯（巴达霍斯）。

在这六个王国中，巴塔尔亚乌斯王国最大，包括古老的卢济坦尼亚的大部，首府设在巴塔尔亚乌斯城。巴塔尔亚乌斯是座军事城市，逐步代替马里达（梅里达）。它存在于1022年到1094年间，是最后毁灭的城市之一。巴塔尔亚乌斯源于安达卢斯的下部，是卢济坦尼亚的后继者。同伊斯比里亚（塞维利亚）的塔伊发连绵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巴塔尔亚乌斯的力量，使得基督教徒得以步步逼进。面对莱昂和卡斯蒂利亚王国费尔南多一世的军队的进攻，这个王国的整个北部已经无力抵抗。基督教徒的攻势咄咄逼人，巴塔尔亚乌斯王国危在旦夕，于是便向阿里莫拉维德王朝求援。当时，阿里莫拉维德王朝已经在非洲的北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威胁到各个塔伊发小王国的独立。但是，西班牙半岛上的穆斯林别无选择。阿里莫拉维德王朝的人马在西班牙半岛登陆后，确实击溃了基督教徒。然而，他们决定留下不走，要把整个半岛统一于他们的管辖下。为此，巴塔尔亚乌斯王国的国王将同盟关系颠倒，掉头向基督教徒求援，1093年为他们敞开圣塔伦（桑塔列）和乌斯布纳（里斯本）的大门。然而，此举枉费心机。阿里莫拉维德王朝的军事力量无比强大，基督教徒无法抵御。1094—1095年，整个阿尔

加尔维落入阿里莫拉维德王朝手里。不久以后，圣塔伦和里斯本这两座城市又被穆斯林收复，他们的疆土界线又重新延伸到蒙德戈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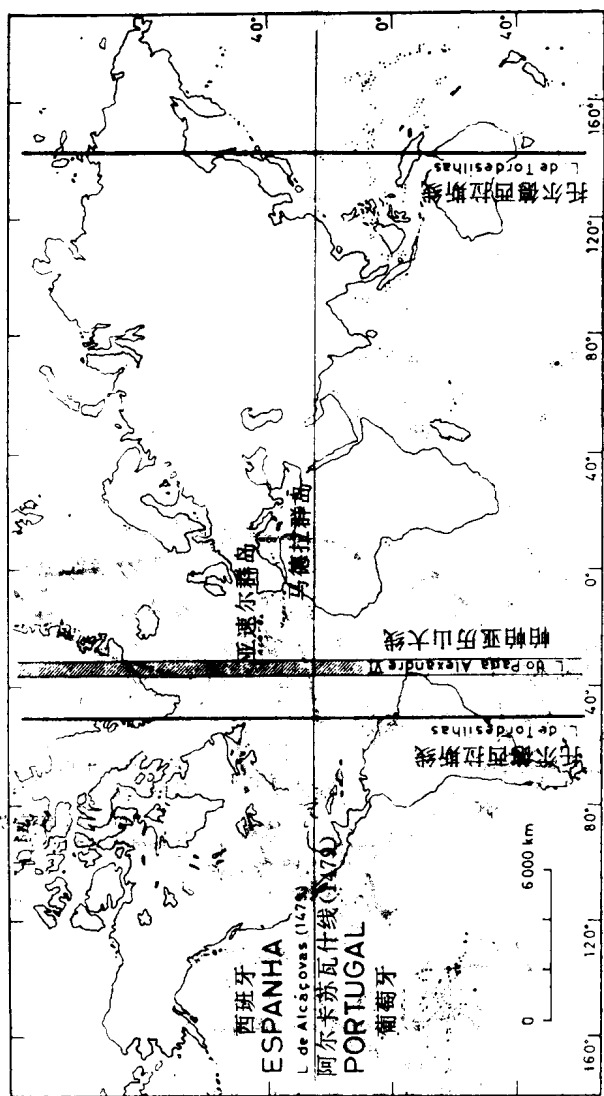
各个塔伊发王国生存的时间不长，不足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再者，由于当时交通便利，经济关系发达，各个王国同穆斯林占领的其他西班牙半岛地区保持着不间断的关系。尽管如此，还应指出，在塔伊发王国存在期间，地方主义十分严重。尽管这些地方主义当时没有足够的力量导致各塔伊发王国的独立，但是，它的确协助各个王国摆脱了当时称之谓难以忍受的枷锁。阿尔加尔维各地区意识到他们各自局部利益以及他们承受日益沉重和日益粗暴的军事体制的压迫，因此在实现“光复”的过程中成了基督教徒最好的同盟军。

地图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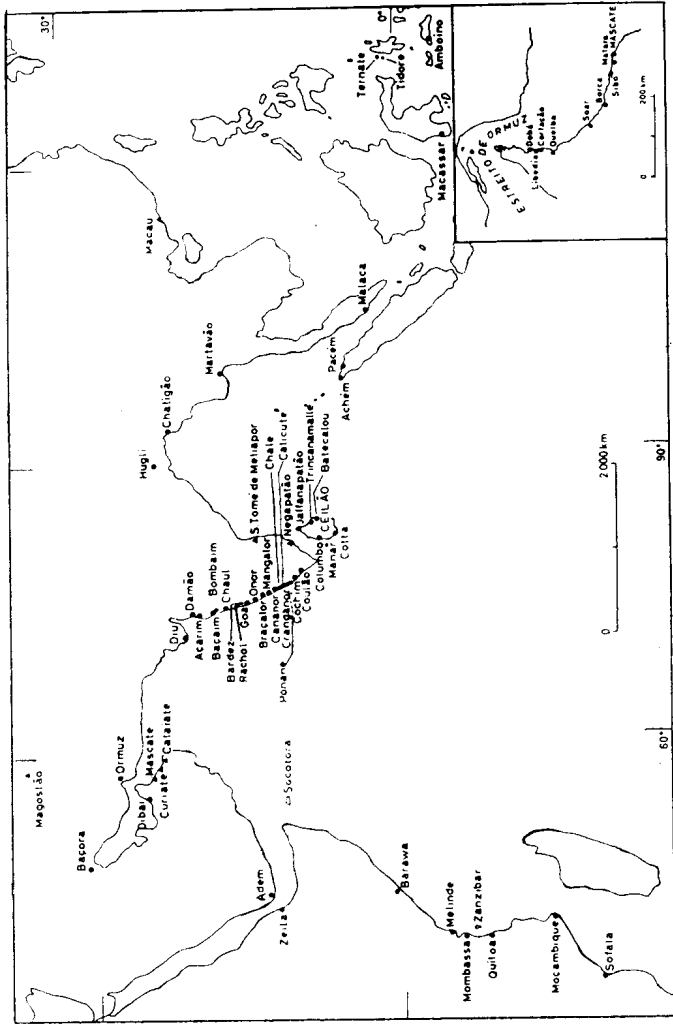


在葡萄牙基督教的“光复”

地圖 I



地图 II



十六世纪葡萄牙在亚洲的商行及这些商行所供应的点